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尚史卷  
四十一

少詹事<sub>臣</sub>曹城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欽定四庫全書

尚史卷四十一

列傳十八

鑲白旗漢軍李鐸撰

晉諸臣傳

士蒞

士會

范武子

士燮

文子

士魴

彘恭子

士襄附

士甸

范宣子

士鞅

范獻子

士吉射

范昭子

士蒞者字子與劉累之後杜伯之孫隰叔之子也周殺

杜伯隰叔違周難于晉遂居晉生蒞蒞為初為晉理國語

世本范氏晉大夫隰叔生士為生成伯缺缺生武  
子會會生文叔變變生宣叔勾勾生獻子鞅鞅生吉  
射

獻公時桓莊之族偪公患之為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  
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為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獻公七年

莊二十四年

為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

為告公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八年

莊二十五年

為使

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公圍聚盡殺

羣公子明年以為大司空為城絳以深其宮十年

莊二

十七年公將伐虢為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于我必棄

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

戰將饑

左傳

十六年

閔元年

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以伐霍

師未出為言于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貳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吾將諫以觀

之乃言于公曰夫天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為對曰下不可以貳上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用而不倦身之利也上貳代舉下貳代履周旋變動以役心目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周旋不變以違心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治故古之為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成而不知是以寡敗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能補也變非聲章

不能移也聲章過數則有釁有釁則敵入敵入而凶救  
敗不暇誰能退敵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  
征大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  
曰夫天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公曰輕其  
所任雖危何害為出語人曰天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  
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  
之克也將以害之若其不克其因以臯之雖克與不無  
所避臯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天子遠死

且有令名為吳大伯不亦可乎國語

大子不聽卒被讒以死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初公使為  
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  
為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戚憂必讎焉無戎而城  
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  
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  
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  
退而賦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驪姬之難



公使寺人披伐蒲賈華伐屈左傳

蒞卒子穀見亂臣傳

士會字季初封隨謂之隨武子後又受范遂氏范士蒞

之孫也文公時會代舟之僑攝戎右說苑文公登陴大夫皆扶隨會不扶

事與趙簡子虎會同見虎會傳襄公七年文六年公薨大子夷臯少趙盾

使先蔑及會如秦逆公子雍將立之明年秦送公子雍

趙盾背先蔑而立夷臯是為靈公遂敗秦師于令狐先

蔑奔秦會從之靈公六年文十年秦為令狐之役伐我取

竊馬我禦秦師史駢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伯謂會曰  
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  
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  
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  
焉其可乃掩我上軍趙穿果出追之及戰史駢請薄秦師  
穿沮之秦師夜遁七年文十三年六卿患秦之用會也使魏  
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會執壽餘帑于晉使夜逸請自  
歸于秦請以私邑自歸降于秦秦伯許之履會之足于朝秦伯師

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  
言者吾與之先使會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  
死妻子為戮無益于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  
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  
帑其處者為劉氏會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其人曰能亡  
人于國不能見于此焉用之會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  
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十四年宣二年公不君趙盾將  
諫會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

三進及雷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  
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  
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能補  
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秋九月趙盾弑靈公  
逆公子黑臀而立之是為成公元年宣三年我伐鄭  
鄭及我平會入盟成公薨景公即位景公元年宣十年楚  
伐鄭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三年宣十二年楚伐鄭鄭及楚

平夏六月我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趙朔將下軍會將  
上軍及河閩鄭既及楚平林父欲還會曰善會閩用師  
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  
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  
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  
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楚武王更此陳  
法遂以為名而  
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為教為  
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

左右者挾轅為戰  
備在左者追求草

蓐為前茅慮無軍行前有斥候踞伏持絳白幡見騎舉宿備絳幡見步舉白幡茅明也或曰時楚以

茅為旌識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

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

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

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

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

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

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鑠王師

遵養時晦者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服烈所  
可也中軍佐先穀不可以中軍佐濟師遂濟楚乘我師

我師敗于邲會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

楚使游闕

游車補闕者

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

卻克曰待諸乎會曰楚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盡不  
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七

年

宣十六年

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赤狄別種

鐸辰三月獻

狄俘于王以黻冕命會將中軍且為太傅于是晉國之

盜逃奔于秦周王孫蘇與召戴公毛伯衛爭政王室亂

是年冬公使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殺烝

烝升

也升殺于俎也會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會曰季氏而弗聞乎王

享有體薦

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

宴有折俎

宴則體解節折升之于俎

公當享

卿當晏王室之禮也會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

八年

宣十七年

公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母笑郤克克怒

夏會于斷道執齊使會召子燮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

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



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邵子  
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死  
邵子逞其志庶有豸乎多解也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

卻克為政

左傳

會卒謚曰武子子二變魴變嘗莫退于朝會曰何莫也  
對曰有秦客廋辭于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馬會  
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  
于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筭委冠筭替也

士燮士會之子范文子也初事景公景公十一年

成二

為上

軍佐及卻克伐齊敗齊師于鞏師歸燮後入武子曰無

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

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十三

年

成四

鄭伐許燮及欒書救許伐鄭取汜祭十七年

成八

年燮聘于魯言伐鄭以其事吳故魯成公賂之請緩師

燮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賀事無二成君

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魯懼，乃會伐邾。邾之役，晉使齊歸魯汶陽之田。既復，請歸之于齊。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十八年，成九年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

馬陵盟在成七年

魯季孫行父謂燮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燮

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神明以要之，柔服以伐，貳德之次也。」公觀于軍府，見鍾儀，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名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冷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

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  
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  
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變變曰  
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肯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  
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肯本仁也不忘  
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  
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  
公從之厲公元年成十一年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公先至

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穎盟公于河東卻犢盟  
秦伯于河西燮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  
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果歸而背晉成二年  
成十年宋華元合晉楚之成夏五月燮會楚公子罷許偃  
並楚大夫盟于宋西門之外晉楚既成好卻至如楚聘且泣  
盟楚子享之為地室而縣馬為樂室于地之下而縣鐘鼓金奏作于  
下卻至驚而走出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  
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卻至歸以語燮燮曰無禮必食言

吾死無日矣夫三年

成十年

變將上軍及欒書韓厥伐秦

敗秦師于麻隧六年

成十年

鄭叛晉公將伐鄭變曰若逞

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侯

也欒書不可書將中軍變佐之及卻錡韓厥荀偃卻至

伐鄭四月我師起鄭告于楚楚子救鄭五月我師濟河

聞楚師將至變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

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欒

書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變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

箕之役邲之師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  
辟楚又益恥也變曰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  
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  
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  
乎

國語厲公將伐鄭范文子不欲曰若以吾意諸侯皆  
畔則晉可為也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  
也得鄭憂滋長安用鄭郤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

子曰我王者也乎哉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  
賂歸之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憂子  
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國語吾聞人臣者能內睦  
而後圖外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爭盍姑謀睦乎考  
訊其阜以出則怨靖國語鄢陵之役大夫欲戰范文  
子不欲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于外是  
以內和而外威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  
內猶有不刑而况外乎夫戰刑也刑之過也過由大



而怨由細故以惠誅怨以忍去過細無怨而大不過  
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而忍  
于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以為政必有  
內憂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非聖人必偏而  
後可偏而在外猶可救也疾自中起是難盍姑釋荆  
與鄭以為外患乎國語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  
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衆必自傷  
也今我戰又勝荆與鄭吾君將伐知而多力怠教而

重歛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不奪諸大夫田則馬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其產將害大盍姑無戰乎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邲之役三軍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固有大恥三今我任政不損晉恥又違蠻夷以重之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固有耻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盍姑以違

蠻夷為耻乎樂武子不聽

甲午晦楚晨壓我軍而陳軍吏患之士句

士變趨

進曰

塞井夷竈陳于中軍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  
變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及戰射楚  
子中目楚師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變立于戎馬之前  
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  
于常有德之謂

國語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吾聞之天道無親唯

德是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荆乎君與二三  
臣其戒之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  
墉也其壞也無日矣

秋九月郤犢受魯叔孫僑如之譖執季孫行父于茗邱  
魯使公孫嬰齊請行父郤犢為之請邑嬰齊辭變謂樂  
書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  
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  
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

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行父七年成十年變反自鄆陵

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

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

六月變卒

左傳

冬難作樂書等遂弒公變謚曰文子子勾士魴

公羊作士彭

字季食邑于彘是曰彘季又曰彘恭子亦會之子也厲

公八年成十年樂書中行偃弒厲公使荀營及魴逆周子

于京師而立之是為悼公公使魴為卿佐下軍

左傳國語作

將新  
軍

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于  
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于今是賴故以彘季屏

其宗  
國語

冬十一月楚伐宋公救宋使魴如魯乞師悼公五年襄五

年王使王叔陳生憇戎于我我執之使魴如京師言王

叔之貳于戎九年襄九年魴從公伐鄭鄭從楚故門其三門鄭

人恐乃行成十一月同盟于戲十二月復伐鄭門其三

門次于陰口鄭地而還十年襄十年秋九月諸侯伐鄭冬城

虎牢而戍之我師城梧及制梧制皆鄭舊地魴及魏絳戍之十

一年襄十一年我及諸侯復伐鄭十二月秦庶長鮑庶長武伐我以

救鄭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鮑武交伐我師我師敗

于櫟十二年襄十二年使魴如魯聘且拜師謝伐鄭十三年襄十

年襄十三年魴卒左傳

謚曰恭子子襄幼未可立為卿故悼公舍新軍

士匄者變之子范宣子也初為公族大夫厲公七年成十

七年樂書中行偃執厲公名勾勾辭不往明年遂弑公而

立悼公二月魯成公來朝夏六月使勾如魯聘且拜朝

悼公三年

襄二

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

勾告于齊曰寡君使勾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

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勾乞盟齊

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郕外五年

襄五

楚使公

子貞

即子襄

為令尹勾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

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



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公子貞果伐陳八年

襄八年魯

襄公來朝冬使勾如魯聘且拜襄公之辱告將用師于

鄭襄公享之勾賦標有梅季孫宿曰誰敢哉

言誰敢今不從命

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

宿賦角弓賓將出宿賦彤弓勾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

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勾也先君

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九年

襄九年知瑩

將中軍勾佐之從公及諸侯伐鄭門其三門鄭恐乃行

成盟于戲而還十年

襄十年

勾及荀偃伐福陽

妘姓滅之

以福陽子歸周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公使勾平王室

十一年

襄十年

公及諸侯伐鄭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

濟隧

水名

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勾曰不慎必失諸侯

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十三年

襄十年

公蒐于

緜上以治兵使勾將中軍辭曰伯游

即荀偃

長昔臣習于

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使荀偃將中軍勾

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亦辭使趙

武將上軍起佐之使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君子曰讓  
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  
國以平數世賴之十四年襄十四年勾及諸侯大夫會吳于  
向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以其伐楚喪執莒公子務婁  
以其通楚使將執戎子駒支勾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  
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荆  
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  
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職

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駒支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躅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母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于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

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邊今  
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携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  
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  
為不與于會亦無曹馬賦青蠅而退勾辭焉辭謝也使即

事于會夏四月公伐秦報櫟之役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

至于域林秦地不獲成焉欒黶先歸師乃大還晉人謂之

遷延之役此役也欒黶黶之弟及士鞅勾之子馳秦師鉞死

而鞅反欒黶使勾逐鞅奔秦已而復之是年勾假羽

毛于齊

析羽為旌王者游車之所  
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

而弗歸齊人始貳平

公三年

襄十年

齊伐魯冬十月公會諸侯伐齊齊侯禦諸

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旬

告析歸父

齊大夫  
子家

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

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

之歸父告齊侯齊侯恐晉又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

不至必旃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旃先輿曳

柴而從之齊侯畏其衆乃脫歸旬以中軍克京茲遂東

侵及濰南及沂四年

襄十年

荀偃卒，荀為政，將中軍。夏，荀

侵齊及穀，聞齊靈公卒，乃還。冬，齊及我平魯，懼使叔孫

豹會于柯。六年

襄二十一年

欒盈母欒初者，荀之子也。初

亂，懼討，愬盈于荀。荀信之，逐欒盈。盈奔楚，已而適齊。荀

殺其黨箕遺等十人。八年

襄二十三年

欒盈自齊入于曲沃

帥曲沃之甲以晝入絳。荀使子鞅帥卒退之。盈奔曲沃

晉人圍之。冬十月，克曲沃，殺欒盈，盡殺其族黨，遂滅欒

氏九年

襄二十四年

荀卒

左傳

謚曰宣子子鞅

士鞅勾之子范獻子也悼公十四年

襄十四年

我伐秦報櫟

之役

櫟役在襄十一年

鞅及欒鍼馳秦師鍼死而鞅反欒廩怒

將殺之鞅奔秦秦伯問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廩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欒廩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廩之怨實章將于是乎在秦伯



以為知言請于我而復之及平公即位鞅及祁奚韓襄

欒盈為公族大夫平公三年襄十年公會諸侯圍齊鞅門

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又門于揚門鞅以

其亡也即奔秦事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

六年襄二十一年鞅與欒祁士句之子欒盈之母譖盈于宣子而逐之

八年襄二十三年盈帥曲沃之甲因魏舒以晝入絳初欒盈

佐魏絳于下軍魏舒私焉故因之宣子懼奉公如固宮

使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

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  
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劔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  
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欒氏乘公門宣  
子謂鞅曰天及君屋死之鞅用劔以帥卒欒氏退攝車  
從之遇欒樂曰樂勉之死將訟女于天樂射鞅不中又  
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遂滅欒氏

尸子范獻子游河大夫皆在君曰知欒氏之子乎大  
夫莫答舟人清涓捨揖對曰君奚問欒氏之子君曰

自吾亡欒氏也其老者未死少者壯矣清涓曰善修  
晉國之政內得大夫外不失百姓雖欒氏子其若君  
何不修晉國之政內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則舟中  
之人皆欒氏子也君曰善

十四年

襄二十九年

鞅如魯聘拜城祀也

是年晉會諸侯城祀

二十一

年

昭五年

魯昭公來朝會魯納莒牟夷莒人愬于我公欲

止魯昭公鞅曰不可入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  
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

間而以師討焉乃歸魯昭公二十二年

昭六年

齊侯來請

伐北燕使士文伯勾相鞅逆諸河二十三年

昭七年

衛襄

公卒魯大夫言于鞅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

人

謂孫林父也

而取其地

戚邑也

故諸侯貳詩曰鶴鳴在原兄弟

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于是乎不

弔况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于衛之嗣衛必叛我是

絕諸侯也鞅以告韓起起使鞅如衛弔且反戚田平公

薨事昭公薨事頃公頃公五年

昭二十一年

鞅如魯聘魯以

齊鮑國歸費之禮為鞅

歸費在昭十四年魯為鮑國七年

鞅怒曰鮑國

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

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為十一牢七年

昭二十三年

晉以魯取

邾師故執叔孫婼鞅求貸于婼使請冠焉婼取其冠法

與之兩冠八年

昭二十四年

周有子朝之難鄭游吉說鞅鞅

懼明年會于黃父謀王室也十一年

昭二十七年

鞅及諸侯

之大夫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魯昭公宋衛皆固請之

鞅取貸于季孫意如謂宋樂祁衛北宮喜曰季孫未知

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于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啟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于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圖魯無

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于公頃公薨

事定公定公元年昭三十一公將以師納魯公鞅謂魏舒

曰若召意如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

召意如鞅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于是意如會

荀躒于適歷昭公卒不得復二年昭三十二年王使來請城

成周鞅會魏舒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

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

不務而又焉從事遂城成周明年魏舒城成周舒屬役

于韓不信韓起孫而田于大陸焚焉還卒于甯于是鞅代

為政去舒之栢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六年定四年鞅及

衛孔圉伐鮮虞七年定五年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三年

鮮虞獲觀虎魯陽虎專八年定六年強使仲孫何忌來報夫人

之幣何忌謂鞅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

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鞅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

鞅何知馬鞅謂趙鞅曰魯人患陽虎矣秋八月宋樂祁

犁來趙鞅逆而飲之酒于繇上獻楊楯干楯以楊木為之六十



鞅怒言于公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

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初犂十年

定八年

趙鞅言于

公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

絕諸侯也將歸樂初犂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

必叛晉將使樂初犂子溷代之初犂不可乃歸樂初犂

初犂卒于大行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

止諸州

州晉地

夏齊伐魯鞅及趙鞅荀寅救之會魯定公

于瓦鞅執羔趙鞅荀寅皆執鴈魯于是始尚羔秋鞅會

周成桓公

周卿士

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

定六年鄭伐周闕外晉為報之

遂侵衛

左傳

鞅卒諡曰獻子鞅之父宣子嘗謂鞅曰鞅乎昔者吾有

訾柘也

訾柘宣子家臣

吾朝夕顧焉以相晉國且為吾家今吾

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居處

恭不敢安易敬學而好仁和于政而好其道謀于衆不

以賈好私志雖衷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宣子曰可

以保身鞅又嘗聘于魯

韋注在昭三十二年然經傳無之

問具山教山

魯人以其鄉對鞅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

也獻公諱其武公諱敖鞅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

魯而名其二諱為突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

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况君子之學乎

國語

古文瑣語范獻子卜獵命占之其繇曰君子得龜小人遺冠范獻子獵而無得遺其豹冠

鞅子吉射

士吉射鞅之子范昭子也事定公定公十五年

定十年趙三年趙

鞅殺邯鄲午邯鄲叛晉圍之吉射及荀寅伐趙氏趙鞅

奔晉陽范臯夷者范氏之側室子也無寵于吉射而欲

為亂與荀躒

知文子

韓不信

簡子

魏曼多

襄子

謀逐吉射而以

臯夷代之荀躒言于公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今三臣

始禍而獨逐鞅刑不鈞矣請皆逐之遂奉公以伐范氏

中行氏弗克吉射及荀寅伐公國人助公吉射荀寅敗

奔朝歌而韓魏請復趙鞅鞅入于絳明年晉圍朝歌范

氏族析城鮒及小玉桃甲

鮒即士鮒二子晉大夫范中行氏之黨

率狄師

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玉桃甲入于

朝歌冬晉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又敗鄭師及范氏之

師于百泉定公十八年哀元齊衛救范氏及鮮虞人伐

我取棘蒲十九年哀二齊輸范氏粟鄭罕達駟弘送之

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大敗鄭師獲齊粟千車二

十年哀三趙鞅圍朝歌荀寅伐其郭犯師而出奔邯鄲

趙鞅殺士臯夷惡范氏也二十一年哀四齊衛救范氏

圍我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邯鄲降荀寅奔鮮虞齊會

鮮虞約荀寅于栢人明年晉圍栢人吉射及荀寅奔齊

左傳

范氏遂亡

論曰聞之先民曰枝以蔽幹幹以固本日尋斧斤以披其枝枝葉既害難為木矣是故放勳為政克親九族王季造邦因心則友周之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不聞以殺也桓莊之族枝葉寄也豐其祿約其任教之以禮敦之以仁平之以和董之以威可也乃士為為理刑以除

偏骨肉薄矣是故居曲沃築蒲屈殺游氏之教也毒昨  
斬祛城聚之道也晉之為晉賴文以國不然木將槁矣  
武子之知足使有聞然遇穀烝而蒙焉經國固以禮貴  
也

士渥濁

貞子

士弱

莊子

士匄

文伯

士彌牟

景伯

士渥濁者即士伯穆子之子貞子也

穆子未詳

初事景公景

公三年

宣十二年

邲之敗我師歸荀林父請死公欲許之渥

濁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

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者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足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警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于明公使復其位及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滅潞公賞林父狄臣千室亦賞渥濁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



也微子吾喪伯氏矣十四年

成五年

趙嬰

趙盾弟

通于趙莊

姬

趙朔妻朔趙盾子

趙同趙括

並嬰之兄

放諸齊嬰夢天使謂已祭

余余福女使問諸渥濁渥濁曰不識也既而告其入曰

神福人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

日而亡十五年

成六年

鄭伯來拜成授玉于東楹之東

禮授

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

渥濁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

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是年鄭伯卒

左傳

厲公既被弒悼公即位以渥濁之帥志博聞而宣惠于

教使為太傅國語

渥濁卒謚曰貞子子弱

士弱渥濁之子莊子也為晉主獄大夫事悼公悼公九

年襄九年宋災公問于弱曰吾問之宋災于是乎知有天

道何故問宋何故自對曰古之火正或失于心或失于

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火正掌火有功

貴神者心大火東方心星味鶉火南方柳星也或以火

正配食于心或以火正配食于柳季春建辰之月柳星

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是謂出火季秋建戌之陶唐氏

月心星伏在日下不見則禁民放火是謂內火

之火正閔伯居商邱

閔伯高辛氏之子遷于商邱主辰辰大火也今為宋星

祀大

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相土契孫商之祖代閔伯居商

邱祀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于火是以自知其有天

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十年

襄十年公將會吳于祖楚地齊高厚相天子光先會諸侯于

鍾離不敬弱曰高子相天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

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後皆如其言十五年襄十

五年悼公薨事平公平公三年襄十年我伐齊圍之弱及劉

難亦晉大夫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十一年襄二十六年我

以衛孫林父故執衛獻公囚之于弱既而歸之左傳

弱卒諡曰莊子子匄

文伯匄即士匄與范宣子同族同名字伯瑕弱之子也為晉大夫事

平公平公二十二年昭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文伯匄曰

火見火心星周五月昏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

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六月鄭果災冬十一月齊

侯來請伐北燕使文伯匄相之士鞅逆之禮也二十三年昭七年

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公問于文伯句曰誰將當

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

如魯地

衛地豕韋也魯地降婁也日食于豕韋之末息于降婁之始

于是有災魯實

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

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

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

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既而衛襄公魯季孫宿

皆卒公謂文伯句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

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  
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  
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

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

配曰

謂以子丑  
配甲乙

平公薨事昭公昭公二年

昭  
二年

齊侯來

朝嗣君公宴齊侯荀吳相投壺公先荀吳曰有酒如淮  
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  
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文伯句謂

荀吳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傷也

齊侯弱吾君歸弗來矣荀吳曰吾君帥彊禦卒乘競勸

今猶古也齊將何事

左傳

句卒諡文伯子彌牟

士彌牟文伯句之子景伯也為晉理官

韋昭注

初事昭公昭公三年

昭十年三年

我以邾莒故執魯季孫意如

冬十月魯侯來朝荀吳曰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

使彌牟辭魯侯于河明年彌牟如楚昭公薨事頃公頃公

七年

昭二十三年

以邾故執魯叔孫婁韓起使邾人聚其衆

將以婁與之彌牟謂起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  
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  
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  
弗與使各居一館彌牟聽其辭而愬諸起乃皆執之彌  
牟御叔孫婁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而謂  
婁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于都箕邑乃館諸箕  
明年彌牟逆之于箕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



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媯受禮而

歸周王子朝之亂公使彌牟涖問周故彌牟立于乾祭

王城而問于介衆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九年

昭二十五年

趙鞅會諸侯之大夫于黃父令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

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于周為客若之何使客彌牟

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

王室子馬得辟之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

可乎大心不敢對彌牟告趙鞅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

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馬頃公薨事定公

定公三年

年定元

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宋仲幾不

受功曰滕薛郎吾役也

欲使三國代受役

薛宰曰踐土之盟曰

各復舊職從踐土從宋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為宋役

亦其職也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

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彌牟怒謂

韓不信曰薛徵于人宋徵于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

抑我以神誣我也啟寵納侮此之謂矣必以為戮乃執

仲幾歸諸京師

左傳

彌牟卒諡曰景伯

尚史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尚史卷四十一

列傳十九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晉諸臣傳

鞏朔

鞏朔晉大夫士莊伯也

所出未詳蓋亦士氏族

靈公十一年

文十七年

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公不見鄭伯以為貳于楚也鄭公子歸生與趙盾書乃使朔行成于鄭趙穿公壻

池為質焉景公二年

宣十二年

邲之役及韓穿為上軍大夫

將戰士會

上軍將

使朔及穿帥七覆于敖前及楚乘我軍

上軍不敗十一年

成二年

我敗齊于鞏公使朔獻齊捷于

周王弗見使委于三吏

三公也

禮之降于卿禮一等王以

朔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伐蠻夷戎狄則有獻捷兄

第甥舅告事而已故曰非禮勿書

明年作六軍命朔為卿賞鞏之功也

左傳

論曰莊子文伯災咎之對也有酬矣而卒之以國亂無

象不可知異終不可常卓乎君子之論夫易有之先張之弧後說之弧羣疑釋也

荀息

荀林父

中行桓子

荀庚

荀偃

見逆臣傳

荀吳

中行穆子

荀寅

中行文子

荀息荀叔也為大夫事獻公獻公十九年

僖二年

息請以

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于君君暱之

雖諫將不聽乃使息假道于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

伐郟三門

前是冀伐虞至郟

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為不

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

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竒諫不聽遂起師夏息及

里克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虢越邑

三年遂滅虢且滅虞初

公使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

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

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



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息曰三怨將作

三公子

秦晉輔之子

將何如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

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二十

六年

僖九年

獻公薨息立奚齊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息將

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息立卓子以葬十一月

里克殺卓子息死之

左傳

荀林父者中行桓子也文公時蒐于被廬以林父為御  
戎公作三行以禦狄林父將中行遂氏中行氏

世本晉大夫逝遨生桓伯林父林父生宣伯庚庚生  
獻伯偃偃生穆伯吳吳生寅本姓荀自荀偃將中軍  
晉改中軍曰中行因氏焉元與智氏同祖逝遨 按  
林父將中行遂以為氏其曰荀偃將中軍改中軍曰  
中行因氏焉誤

文公薨事襄公襄公薨靈公少趙盾使先蔑如秦逆公

子雍靈公元年

文七年

秦送公子雍盾又背先蔑而立靈

公林父佐上軍以禦秦師敗秦師于令狐先蔑之使也

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

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林父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于秦曰為同寮故也

六年

文十年

秦為令狐之役伐我取羈馬林父佐中軍以

從秦師于河曲出戰交綏

古名退軍為綏

秦師夜遁宋人弒昭

公十一年

文十七年

林父及諸侯之大夫伐宋曰何故弑君

猶立文公取賄而還靈公遇弑成公即位成公四年

宣六年

年

赤狄伐我圍懷及邢邱

皆晉邑

公欲伐之林父曰使疾

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殪戎殷此類之謂也七

年宣九年

林父帥師伐陳會成公薨于扈乃還景公三年

宣十二年

楚圍鄭鄭及楚平潘尪

楚大夫師叔

入盟子良

鄭伯弟出

質夏六月我師救鄭林父將中軍及河間鄭既及楚平

林父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

士會曰善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

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

楚先穀不可以中軍佐濟荀首

林父弟  
知莊子

曰此師殆哉果

遇必敗韓厥謂林父曰彘子

即先穀

以偏師陷子罪大矣

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

猶愈乎師遂濟楚師次于邲

鄭北地

將飲馬于河而歸聞

晉師既濟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我師在穀鄩

之間鄭皇戌使至我師曰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

先穀曰必許之樂書曰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  
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  
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楚子使求成于我我許之  
盟有日矣楚許伯樂伯攝叔致我師我逐之左右角之  
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于前

射麋麗龜

龜背之隆  
高當心者

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

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

不止

逐也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魏錡

錡之

求公

族未得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于鮮敢獻于從者潘黨命去之趙旃穿之求卿未得且怒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先穀不可士會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

夜至于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乘左廣以逐趙旃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我懼魏錡趙旃之怒楚師也使軌車

兵車名

逆之潘黨望其塵使

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我軍林父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我師右移上軍未動楚以右拒逐下軍以左拒從上軍士會曰楚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盡殿其卒而退不敗及昏



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我師

歸林父請死公將許之士渥濁諫公使復其位五年宣

四年公伐鄭為邲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林父之謀也

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六年宣五年林父敗赤狄于曲梁

遂滅潞公賞之以狄臣千室左傳

卒諡曰桓子子庚是為中行伯事景公為下卿嘗佐中

軍敗秦師于麻隧庚子偃弒厲公見逆臣傳偃子吳

荀吳偃之子中行穆子也

淮南子中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

亦為大夫事平公平公十一年

襄二十六年

衛甯戚弑其君

剽孫林父入戚于我以叛我以孫氏故將討衛夏吳如

魯聘召諸侯六月會諸侯于澶淵以討衛十七年

昭元年

吳帥師敗無終

山戎

及羣狄于大鹵

即大原

崇卒將戰也

崇聚

也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乃

大敗之平公薨事昭公元年昭十年楚子殺蔡侯圍

蔡吳謂韓起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

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二年

昭十年吳偽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鮮虞白狄別種昔陽

肥國滅肥以肥子緜臯歸肥白狄也冬伐鮮虞明年鮮虞入

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吳自著雍以上

軍侵鮮虞及中人名城驅衝競驅衝車與大獲而歸我以

邾莒故執魯季孫意如冬十月魯侯來朝吳謂韓起曰

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  
辭之乃辭魯侯季孫意如猶在晉魯子服湫私于吳曰  
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若為夷棄之使  
事齊楚其何瘳于晉吳告韓起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  
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意如五年昭十五年吳帥師伐  
鮮虞圍鼓白狄之別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  
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吳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  
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

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  
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  
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  
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  
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  
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  
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  
率意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

貳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  
不戮一人以鼓子獻鞮歸

淮南子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餽聞倫曰鼓之嗇夫  
聞倫知之請無罪武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  
曰鼓可得也君奚弗為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  
使聞倫下之可以勿賞乎賞之是賞佞人舍仁而為  
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

昭公薨事頃公元年

昭十年

公將伐陸渾之戎使屠

蒯勝宰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雒水名三塗山名九月使吳涉

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

陸渾數之以其貳于楚也陸渾子奔楚我之取鼓也既

獻而反鼓子馬又叛于鮮虞六年昭二十二年吳畧東陽使

師偽糶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

子蘇鞮歸使涉佗晉大夫守之左傳

吳卒諡曰穆子子寅

荀寅吳之子中行文子也為下卿初事頃公頃公十三

年

昭二十九年

寅及趙鞅帥師城汝濱

陸渾之地

遂賦晉國一鼓

鐵

共鼓石為鐵計  
令一鼓而卒

以鑄刑鼎著士匄所為刑書焉

匄之刑夷

之蒐也在文六年

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

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即士匄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



也若之何以為法頃公薨事定公蔡侯如楚楚三年止

之定公六年

定四年

周劉文公

即劉卷王官伯也

合諸侯于召陵

謀伐楚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士鞅曰國家方危諸

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瘡方起中山

鮮不服棄盟取怨無損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

自方城以來

襄十六年晉敗楚侵方城

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

辭蔡侯晉于是乎失諸侯十年

定八年

齊伐魯寅及士鞅

趙鞅救之魯侯會我師于瓦十一年

定十三年

趙鞅殺邯鄲

午圍邯鄲邯鄲午者寅之甥也寅士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而作亂伐趙鞅鞅奔晉陽荀躒韓不信魏舒請于公並逐寅及士吉射寅及吉射奔朝歌趙鞅復入于絳明年晉人圍朝歌寅使其黨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冬十二月晉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二十年哀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奔邯鄲二十一年哀四齊衛

救范氏秋七月圍我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邯鄲降寅  
奔鮮虞冬十二月齊國夏伐我會鮮虞納寅于栢人明  
年春晉圍栢人寅及吉射奔齊

新序中行寅將亡召其太祝欲加罪焉曰子為我祝  
犧牲不肥澤邪齋戒不敬邪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  
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憂德  
義之不足今主君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唯患車  
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歛厚賦歛厚則民怨謗詛矣

且君苟以為祝有益乎則詛亦將為損一人祝之一國詛之國亡不亦宜乎韓非子中行文子出亡過于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于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于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說苑後車入門文子聞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

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餘文同

後荀瑶伐鄭齊陳恒救之寅告陳恒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陳恒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寅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

左傳

寅卒于齊中行氏遂不嗣

論曰忠中也貞正也中者不偏正者不枉荀息逞妖姬

哆二五詘適伸孽以適君惡在其忠貞也為息者匡獻  
公以仁傳奚齊以讓不聽則死之不愈于死奚齊乎燎  
其欲而煽之若助薪焉節之上九曰苦節不可貞其凶  
也宜矣又嘗聞之曰軍事尚整整者亦正之謂也虞鼓  
克均也鼓為整已

荀首

知莊子以下知氏

荀滢

知武子

荀朔子

荀盈

知悼子

荀躒

知文子

梁嬰父附

荀甲

知宣子

荀瑤

知襄子

知果

知伯國

荀首者字知季林父之弟知莊子也初為下軍大夫事

景公景公三年宣十邲之役林父聞鄭及楚平欲還先

穀不可以中軍佐濟首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

臨坎下坤上師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

為否衆散為弱坎為衆今變川壅為澤坎為川今變為

壅見有律以如已也如從也坎為法象今為衆則散為故

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為盈而以竭天且不

整所以凶也水以盈為功以竭則敗水遇不行之謂臨

水變為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

有師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

遇必敗彘子

即先穀

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及戰我師

敗績明年殺先穀我師之敗也楚熊負羈

楚大夫

囚知罃

首之子

首以其族反之魏錡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

矢敢納諸魏錡之房

葦好箭房箭舍

錡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

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首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

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

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十二年

成三年

首佐中軍我歸楚



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而復知罃十三年成四鄭

伯許首救許伐鄭取汜祭鄭地十四年成五首如齊逆女

左傳

首卒謚曰莊子子罃

荀罃字子羽首之子知武子也邲之役楚獲罃景公十

二年成三楚人歸之楚子送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

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

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

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殺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于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

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楚子曰晉未可與爭重為

之禮而歸之景公薨事厲公厲公三年

成十年

三年瑩為下軍

佐伐秦敗秦師于麻隧六年

成十年

鄢陵之役瑩居守秋

七月公會諸侯伐鄭瑩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

侵蔡明年將再伐鄭使瑩如魯乞師八年

成十年

樂書弒

厲公使瑩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元年

襄元年

魯襄公即位使瑩如魯聘二年

襄二年

瑩及諸侯之

大夫會于戚謀鄭故也魯仲孫蔑請城虎牢以偪鄭瑩

曰善鄆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

襄元年歲與齊崔杼次于

鄆杼有不服晉之言

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

鄭瑩將復于寡君而請于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  
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  
之冬復會于戚齊及滕薛小邾皆會遂城虎牢鄭人乃  
成八年襄八年楚伐鄭鄭及楚平使告于我瑩使行人子  
負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  
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

城下唯君圖之明年諸侯伐鄭瑩代韓厥將中軍門于

鄆門

鄭城

荀偃門于師之梁

亦鄭城

門欒黶門于北門鄭恐

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

然無成瑩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

四分

軍為三部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

于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

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同盟于戲將盟士渥濁為載

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

異志者有如此盟鄭公子駢趨進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鄭不可瑩謂偃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十年

年公及諸侯會吳于祖

楚地

荀偃士匄請伐偃陽

杞姓

而

封宋向戌瑩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圍

之弗克請于荅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荅怒投之以機出于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苟偃士匄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遂滅偃陽以與向戌向戌辭乃子宋公宋公享公于楚邱請以桑林殷天子之樂荅辭苟偃士匄曰諸侯宋魯于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

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

舞師樂師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

公懼而退

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

晉地

疾卜桑林見荀偃士

句欲奔請禱焉

奔宋禱謝

瑩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

有鬼神于彼加之公有間以偃陽子歸夏六月瑩伐秦

報其侵也

九年秦侵我

冬十月公及諸侯伐鄭諸侯城虎牢

而戍之我師城梧及制

梧制皆鄭舊地

而戍之鄭及我平楚救

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

繞也

鄭而南至于陽陵

鄭地

楚師不

退瑩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樂廩曰



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  
進與楚師夾潁而軍鄭宵涉潁與楚人盟樂廩欲伐鄭  
師瑩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  
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  
克不可命

言不可命  
以必克

不如還也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

而歸楚人亦還明年公復伐鄭瑩至于西郊東侵舊許

鄭新邑諸侯圍鄭鄭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十三年

襄十三年瑩卒諡曰武子子二朔盈朔前卒盈字伯夙悼公

時瑩為中軍將盈生六年而瑩卒故盈不得嗣帥及長  
事平公為下軍佐平公二十五年昭九年如齊逆女卒于

戲陽

左傳

諡曰悼子子躒

荀躒文伯盈之子知文子也初平公欲廢知氏而立其  
外嬖及盈卒未葬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諫公說為是悛  
而止使躒佐下軍平公薨事昭公昭公五年昭十五年躒如  
周葬穆后大子壽母昭公薨事頃公頃公六年昭二年景王

崩王子猛立子朝作亂子猛出居于皇冬十月躒帥九州

之戎

即陸渾戎

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十一月子

猛卒敬王立躒軍于侯氏我軍取前城伐京

子朝所在

明年

王使告間

子朝敗王使告間暇于晉

乃還十年

昭二十六年

周單穆公來

告急王次于滑躒及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

大夫

守闕塞

冬十一月我師克鞏子朝奔楚王入于成周我師使成公

般大夫戍周而還頃公薨事定公定公元年

昭三十一年

魯昭

公出在乾侯公將納之使躒會季孫意如于適歷躒曰

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意如謝請從君而歸遂從躒如乾侯躒以公之命唁昭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昭公曰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意如曰君怒未急于姑歸祭昭公由是卒不得入十一年定十三年荀寅士吉射伐趙鞅趙鞅奔晉陽有梁嬰父者嬖于躒躒欲以為卿乃言于公曰君命大臣始

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  
請皆逐之遂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荀寅士吉射奔朝  
歌趙鞅復入于絳先是祁盈午之執其家臣祁勝鄔臧  
祁勝賂躒躒為之言于頃公遂滅祁氏羊舌氏躒之力

也  
左傳

躒卒諡曰文子子甲是為知宣子甲子二宵瑤瑤嗣卿  
世本逝遨生莊子首首生武子瑩瑩生莊子朔朔生  
悼子盈盈生文子櫟櫟生宣子申申生智伯瑤 按

此朔生盈誤又朔諡與其祖同亦誤

荀瑤知伯甲之子知襄子也為晉卿出公三年

哀二十三年

瑤伐齊齊禦之瑤視齊師馬駭遂驅之回齊人知余旗

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

晉大夫

請卜瑤

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于宗祧吉矣吾又何卜

焉且齊人取我英邱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邱也以

辭伐罪足矣何必卜戰于犁邱齊師敗績瑤親禽顏庚

齊大夫  
顏涿聚七年

哀二十七年

瑤帥師伐鄭次于桐邱鄭請救于

齊齊陳恒救之及濮雨陳恒衣製雨衣杖戈立于阪上馬

不出者助之鞭之瑤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

使謂陳恒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

故寡君使瑤察陳喪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

瑤何有焉陳恒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

說苑智伯伐鄭田恒救之有登蓋必身立焉車徒有

不進必令助之壘合而後處井竈成而後食智伯曰

吾聞田恒新得國而愛其民內同其財外同其勤勞

治軍若此其得衆也不可待也乃去之

十一年

悼四年

瑤帥師圍鄭入南里門于桔杖之門將門

瑤謂趙無恤入之對曰主

謂知伯

在此瑤曰惡而無勇

惡貌

醜也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瑤不悛無

恤由是慕瑤

左傳

史記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

恤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毋恤毋恤羣臣請死之

毋恤曰君所以置毋恤爲能忍詢然亦愠知伯知伯



歸謂簡子使廢母恤簡子不聽母恤由此怨知伯

按晉出公十一年為魯悼公四年傳于魯哀公二十  
年趙襄子稱先臣志父是簡子已前卒史誤紀年十  
三年荀瑤城南梁

十八年

悼十一年

瑤與趙韓魏盡分范中行故地出公怒告

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

瑤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為懿公是時晉政皆決于瑤懿

公不得有所制瑤遂有范中行故地最強

史世家

中山之國有風絲

辨非子  
作仇由

者瑤欲攻之而無道也為鑄

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風絲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

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以得是于知伯

夫知伯之為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故為大

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

弗聽又諫君曰大國為懼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赤章

蔓枝曰為臣不忠罪也忠不見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

至衛七日而風絲亡

吕氏  
春秋

紀年出公十八年河水赤三日荀瑤伐中山取窮魚之邱

瑤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白璧一南文子

衛臣

曰此小國

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告邊境瑤果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國策

說苑趙簡子事同又載智伯造舟為梁將以襲衛事見甯文子傳

瑤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

之辱也。瑤怒，率韓、魏攻趙。趙毋卹，懼奔保晉陽。三國攻

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史記

瑤行水，魏駒

即桓子

御韓虎

即康子

驂乘瑤曰：吾乃今知水

可以亡人國也。魏駒肘韓虎，韓虎履魏駒之跗，以汾水

灌安邑。絳水灌平陽也。趙無恤使張孟談私

于韓、魏，韓、魏陰與約。毋卹乃夜殺守隄吏，決水灌瑤軍。

瑤軍亂，韓、魏翼而擊之。毋卹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瑤，滅其

族而分其地。國策

韓非子智伯軍敗晉陽身死高良之東遂卒被分漆  
其首以為澆器淮南子襄子疏隧而擊之大敗知伯  
破其頭以為飲器呂氏春秋同史記韓魏殺知伯埋  
于盤壺之下後漢書注引今本無古文瑣語知伯敗  
將出走夢火見於西方乃奔秦又夢見于南方遂奔  
楚說苑智伯厨人亡炙蓮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史  
記年表秦厲共公二十五年晉大夫知開率其邑人  
來奔二十九年晉大夫知伯寬率其邑人來奔正義

開知伯瑤之子也

知果者

國策作知過

知氏族為晉大夫知甲有二子曰宵曰

瑤甲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甲曰宵也很對曰宵之狠在面瑤之狠在心心狠敗國面狠不害瑤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

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

國語

及立是為知伯知伯結韓魏伐趙圍晉陽三年趙遣張孟談結韓魏之君陰約三軍孟談朝知伯而出遇果轅門之外果入見知伯曰二主殆將有變臣遇張孟談于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知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必不欺也子釋之果出見二主入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殺之知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果曰不殺則遂親之知伯曰親之

奈何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所欲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果見君之不用也出更其姓為輔

氏知氏滅惟輔氏存焉

策國

知伯國者知氏族亦晉大夫荀瑤還自衛三卿

知瑤韓虎魏駒

宴于藍臺瑤戲韓虎而侮段規

魏駒之相

伯國聞之諫曰主



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與之對曰

異于是夫郤氏有車轅之難

郤犢執長魚橋父母妻子同轅既矯娶于厲公滅

三趙有孟姬之讒

趙莊姬通于趙嬰讒趙同趙括于景公而殺之

樂有叔祁之

愬

樂祁與其老州賓通愬樂盈于士勾逐滅樂氏

范中行有函冶之難

函冶范臯夷之

范臯夷無寵于范氏謀逐范吉射中行寅卒滅之

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

一人三夫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

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

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與難無乃不可乎夫誰不可

喜而誰不可懼蝸蛾

蛾通作蟻

逢蠹蠹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

聽國語

論曰發黃間者却引滿理勢之歸也晉之舊姓十一族降在阜隸不知凡幾知魏趙韓狎柄晉國而知氏尤虎視最彊將猛噬三家何有于晉迺釋括之頃踳躩而仆之其却引之道乎

祁奚 祁午 祁盈

祁奚者食邑于祁因以為氏高梁伯之子也

韋昭注高梁伯系

未初事景公悼公即位以奚為中軍尉

國語知祁奚之果而不濫也使

尉為元悼公三年

襄三年

奚請老公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

將立之而卒

韓非子解狐薦其讎于簡主以為相其讎以為且幸

釋已也往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薦汝公也讎汝

私怨也不以私怨故擁汝于吾君一日解狐舉邢伯

柳為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

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又作趙武事

按解狐卒于悼公三年時簡子尚未立說誤作趙武亦誤韓詩外傳解狐薦荆伯柳為西河守作魏文侯事亦誤

又問對曰午也可

午奚之子國語對曰臣之子午也可人有言也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滯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

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

于臣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公使午為軍尉

沒平公軍無秕政呂氏春秋畧同左傳而作祁黃羊

于是羊舌職死公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

赤職之子

于

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奚能舉善矣

平公元年

襄十六年

奚為公族大夫

左傳

士匄與蘇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匄欲攻之問于奚奚曰  
公族之不恭公室之回內事之邪大夫之貪是吾罪也

若以軍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憎也

國語六年襄二十一年

士匄樂盈殺其黨羊舌虎十人而囚羊舌肸

即叔樂王

鮒曰吾為子請羊舌肸弗應出不拜人皆咎肸肸曰必

初大夫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初大夫外舉不棄讎

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

子覺者也于是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士匄曰詩曰惠

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

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

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也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士句說與之乘而言諸公而免之奚不見盼而歸盼亦不告免焉而朝

左傳

呂氏春秋羊舌虎善樂盈有罪晉誅羊舌虎叔嚮為之奴而媵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祥君子在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宣子曰善為國者賞不過而刑

不慢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慢則懼及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毋過而刑君子宣子乃命吏出

叔嚮

初午者奚之子也初事悼公為中軍尉平公時士匄與蘇大夫爭田午見曰晉為諸侯盟主子為正卿若能靖  
端諸侯使服聽命于晉晉國其誰不為子從何必蘇盍  
密和以大以平小乎平公十七年昭元年晉楚及諸侯之  
大夫會于甯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午謂趙武曰宋之



盟楚人得志于晉

謂楚先軟

今令尹

謂公子圍

之不信諸侯之所

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

即屈建

之信稱于諸侯猶詐

晉而駕馬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于晉晉之耻也

子相晉國以為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

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

無謗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

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趙武曰武受賜

矣乃盟午卒子盈事頃公頃公十二年

昭二十八年

盈家臣

祁勝與鄔臧通室

易妻也

盈將執之訪于司馬叔游

叔侯之子

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

不免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

勝賄荀躒荀躒為之言于公公執盈盈之臣曰鈞將昏

死慙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乃殺之公殺盈

及揚食我

羊舌肸之子

食我盈之黨也遂滅祁氏及羊舌氏

左傳

論曰陰中善類莫利于黨駢首誅之無敢橫議者乘驛

犯危卒免善人信矣祁大夫果而不淫夫我鄉往之三  
日不食

諸公子傳

共太子

申生

杜原  
款附

奚齊

卓子

伯儵叔劉

公子雍

公子樂

共太子名申生獻公之子母曰齊姜獻公立以為太子  
及驪姬生奚齊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奚齊處絳公許  
之及烝于武公公稱疾不與使奚齊蒞事猛足太子  
臣言  
于太子曰伯氏猶言長  
子也不出奚齊在廟子盍圖乎太子

曰吾聞之羊舌大夫

羊舌職之父

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

命不遷為敬敬順所安為孝棄命不敬作令不孝又何

圖焉且夫間父之愛而嘉其况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

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棄安而圖遠于孝

矣吾其止也獻公十六年

閏元年

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大

子將下軍以伐霍士為曰大子不得立矣君有異心不

如逃之君得其欲大子遠死且有令名為吳大伯不亦

可乎大子聞之曰子輿之為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為人

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為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  
我不才而得勤與從又何求焉馬能及吳大伯乎天子  
遂行克霍而反讒言彌興十七年閏二公使天子伐東

山臯落氏至于稷桑臯落  
翟地翟人出逆天子欲戰狐突諫

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

若惠于父而遠于死惠順也去避奚齊為  
順父心而遠于死也惠于衆而利

社稷其可以圖之乎况其危身于翟以起讒于內也大

子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

奇服而告我權

奇服偏袷  
權金玦也

又有甘言焉言之大甘其中

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雖蝎譖

蝎木蟲譖從中  
起如蝎食木 馬避

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罪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

馬果戰敗翟而反二十一年

僖四年

驪姬以君命命大子

曰君夢齊姜必速祠而歸福大子祭于曲沃歸福于絳

公田驪姬受福乃寘鳩于酒置堇于肉

鳩運日  
堇烏頭

公至召

大子獻公祭之地地墳也

起也

大子恐而出公命殺其傅杜原

款大子奔新城

即曲沃

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圍告于申生

曰欵也不才寡知不敏不能教導以至于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小心狷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故陷于大難乃逮于讒然欵也不敢愛死唯與讒人均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反讒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死不遷情彊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大子許諾人謂大子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大子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于君是

惡君也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吾誰鄉而入內困于父母  
外困于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  
不惡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乃雉經于新城之廟

左傳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辨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  
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  
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  
納我

將死使猛足言于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以至于



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以至於死

雖死何悔及惠公即位改葬大子諡曰共君

國語  
檀弓同  
記

免乃謠曰共大子更葬矣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

兄

史記

奚齊卓子皆獻公之子也公伐驪戎以驪姬歸驪姬生

奚齊其娣生卓子獻公二十一年

僖四年

驪姬譖申生而

殺之遂以奚齊為大子二十五年

僖九年

公薨奚齊立冬

十月里克殺之荀息立卓子十一月里克又殺之

左傳

伯儵叔劉並文公子母曰季隗公處狄時之所生也文

公元年

僖二十四年

公入即位狄人歸季隗而請其二子公

子雍公子樂亦文公子雍母曰杜祁樂母即懷嬴也雍

仕于秦樂仕于陳襄公七年

文六年

公薨靈公少我以難

故欲立長君趙盾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

近于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

則安為難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難必抒矣狐射姑曰

不如立公子樂辰嬴

即懷嬴

嬖于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

趙盾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

威也

之有且為二嬖

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

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偁姑

襄公

母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

狄女

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

母愛子義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

逆雍射姑亦使召樂盾殺樂于郟

晉地

明年秦送雍盾又

背雍而立靈公雍卒不立

左傳

論曰人審所安共大子却三子之謀而杜傅是循其安死以惠父蓋亦盪中久矣詩有小弁傷哉其辭之比也



尚史卷四十一